

散文·雜文隨談

果庵

去年太平書店會出版過一種現代文隨筆選，就和平區流行的刊物報紙等選了約二十家近六十篇的散文隨筆，輯為一集。今年仍然計畫續刊，委託我自選文之實，最近我和李荷山君合作，總算弄出一個目錄來了，在此物力困難之秋，能够出版與否，尚不敢知，這也算作了此心願而已。

近來批評散文的人特別多了，意見大都是不滿意，指摘，無論如何，這也是好現象，散文是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來了。其實，像上面所說的散文選，乃是很誇大的說法，這如何就可以代表全部的現代呢？我們應當注意，在文化人心目中，並沒有分了什麼界限，我們總不該以一隅代表全體的。科學一點，還是像近頃上海所出的「X人集」的說法好。至於內容呢？豈只散文是不能滿人意，其他文藝部門，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以滿意的來！

生活在這世界，還要拿筆寫換飯吃，不免有點低能。我常常想起古代詩人與學者，他們在亂離之中，作了很好的詩，例如杜甫，幾次陷於賊中，幾次要被餓死，所以才寫了「北征」「咏懷」「羌村」等等的詩篇，讓我們異代同遇的人在二千年後還淌着同情之淚，他的遭遇雖然可悲，爲了文藝，未嘗不可以說是幸運。如今的時代，比起天寶那時候，又艱難了不知若干倍，可是我們尚未看見那麼動人心魄的作品，就連內地之內，也不會聽說有什麼最新最流行的東西，只有某作家因貧困自殺了，某作家因肺病臥在醫院求助的消息，不時傳到我們眼中，聽到我們耳裏，這很顯明的說出來，今日作家，只有呻吟在生活重壓之下，創造的力量恐怕是沒有了，社工部雖然很厄運，到底還有如嚴武這樣的地方軍閥收容他作自己的幕府，而我們所遇見的則連「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境界也沒有

，社會對於文學的看法是可有可無，當局對於文學的看法，是點染景物，文學者自己的估價，也是自己承認不行，遇見機會就跳行，在整個人類對於文化漠視冷淡之下，雖然詩文應當窮愁而後工，也因為負荷不起維持生命之源的米價物價而枯萎了，或是爲了代價太小，不得不粗濶製造而呈現浮薄不堪一看的現象了。

這不是文學者本身的罪狀，乃是社會的罪狀，戰爭的罪狀。

散文亦復如是。

然則散文的危機，亦即整個文學的危機，而是一時想不出方法來救濟的了。只從文字本身挑剔多用了「也」「耳」字，有什麼用呢？從前有人說中國的思想問題，根本就是生活問題，現在文學的事，未始不可在生活上記下這筆賬，所以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欲弄文學，先須生活。

散文與雜文，近來弄得含混不清。我總覺得純粹的散文，應當也是抒情的，在中國還很少見。這是需要洗鍊的技巧與淨化的感情。譬如像 *Two and Seven* *Love* 也只作到感「想的」抒寫，而不純粹是感情。何其芳的畫夢錄有些近似，又那麼造作周折，如看搽了過分胭脂的女人那麼不舒服，南屏的散文非常接近這條路，可是因爲生活所迫，現在很少看見他作，甚至只弄弄翻譯糊口了。這種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悠閒之趣，在如是緊迫的時代，也十分不容易保持，就是有了這樣作品，也將不爲整天計算股票紗布行市的讀者羣所欣賞，另外一批勞苦痛苦的讀者，或者沒有讀書的力量與可能，或者需要發洩更急切於欣賞，唯發洩也有不自由的因素在，於是轉爲沉默與不管，或是偶爾來一陣漫罵與牢騷。無論在什麼地方，現在都不是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時代，對於寫散文及雜文，這是致命的打擊，因爲

詩歌可以象徵，小說可以指桑說槐，散文雜文則需要直言無隱的說出所以然，即便是含蓄的，也應當有一目了然的作用。在這裏，散文的苦痛還沒有雜文大，因為雜文乃是側重感想與說理。這個混沌世界，感想有不勝其說之嘆，道理亦有朝夕不同之處。火車票不能買到，旅行者有感想，竊勾者誅，竊國者侯，懂得點哲學的人有感想且將衡量着傳統的道理。推了開去，應當說的不是要汗牛充棟了嗎？可是也沒有，那就是中了言論要受限制的箭。言論不能隨意，說理要看情勢，作文章的人只有逃避，繞灣子，也許把昔日的昇平，當作甘蔗渣咬個不休，也許東抄西掠的弄作古今中外的東西澆自己的塊壘，於是被人罵了，清談，濫調，淺薄。清談是可以誤國的，濫調淺薄是不值一讀的，但是沒有人能够原諒其背後之不得已，也並沒看見一個大膽的戰士，敢率直的陳述了大家的需要文章，——譬如像當年魯迅先生那樣，與打擊者以打擊。這要長久下去，批評的人儘自指摘，作文章的人還是照舊想不出什麼辦法，除非是不作。蓋道理我們澈底的明白，感想也不是一點沒有，有沒有者，只是「可能」二字罷了。所以第一個要求，應當是寫文章的自由。

上述的自由是指着周圍的環境，但是如今橫行霸道的不完全是環境，還有一種屬於八股與義和團式的思想。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是別人的問題。我曾在「談道學」一文中說到八股亦即道學傳統之可怕，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八股，不單是和乎或抗戰這種富有政治性的東西，另外還有具有莫明其妙的野心想要指導大多數人都走向一條路去的思想，好像如果不按照這個思想，就是犯罪。從前文壇也有同樣的現象，但那終究還有個人的自由，現在則可以運用題外的力量使你的文章不能發表，或是湊成一羣無聊的人來亂叫。我們看了不能不有些寒心，好像無論在什麼方面都要變成幫會式的擁護一個人作英雄作首腦的樣子，這一點我覺得上海到底是好些的，其他的所在，我不講大家也會明白。思想應當是多方的，政治不妨單一，只要這些思想不是有惡劣影響便應當准許其發展。孔子所說攻

乎異端斯害也矣，這攻字據焦理堂的解釋正作攻擊與反對解，異端者，殆即思想之多方，如果社會上需要一種思想，攻也是沒用的，恰如不需要時勉強呼號也沒有用一般。自來文學乃是感情感想的產物，其嬗變受着社會經濟等的影響，到了該變，自然要變，絕不必掘苗助長。通常說文學對於文化應該具有 *Penetration* 的作用，但這種意向應該是文學者自覺的，不是強制的，強制的產品不能謂之文學，猶如應徵的徵文不容易有偉大的作品一樣。這裏不妨再以散文為例，從前有人提倡公安派的小品，也有人專作短劍式的雜文，載道與言志互相攻擊，其結果還是不能一個力量吞併了其他的力量，載道者照常載道，言志者不妨言志。在社會力量沒有把某一個主張淘汰了以前，很難說那個是對，那個是不對。所以第三，我要求自命為文壇指導者諸先生，還是少拿出一點成見來為好，雖然真正的批評我們還是要的。

寫散文應當有兩個條件，一是多讀書，二是多觀察。讀書與觀察無非都為的多通達事理。寫小說雖然也要這個條件，但其目的乃在採取技巧形式與有豐富的內容。寫散文的人，多少該有哲學者的風度，即使是白描的紀載，也該當有了個性。對於觀察，那當然需要多樣的生活與遭遇，我不敢妄說，對於讀書我感到今日寫文章的同志真是欠缺。有人在那裏反對抄書，誠然不錯。但是懂得抄書的人或者還是上乘，有的人則連文法也弄不清楚，看那樣的文字實在不如不看。近來散文的翻譯可以說是一篇沒有，文化食糧的貧乏，已到極度，也正因為讀者羣的飢渴，文字出刊不無粗濫之處，而愈是粗濫，越沒有人肯沉潛學問，培養自己的見解。若是說散文的危機，恐怕這一點倒是最可慮的。世界上有不少小說家是不學的，却很少散文家不學。讀小說的人多半是在那裏作冒險旅行，讀散文的人乃是思想與情緒之散步。不用說思想是要根抵，即技巧形式也不要勉強去學習嗎？我可以大胆說對於散文家，讀書比天才與經歷更重要，這話不知有些微是虛否？